

蝴蝶的翅膀

张锐锋 / 著



观照生命——

序在昔丛书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蝴蝶的翅膀

张锐锋 / 著

见明生命
存在者丛书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蝴蝶的翅膀

张锐锋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的翅膀/张锐锋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1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侯健飞编辑)

ISBN 7-5033-1029-4

I. 蝴…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字数:286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0.50元(膜)



目 录

◇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

自序一：今天比昨天更遥远·····	(1)
自序二：智性的恩赐·····	(9)
复仇的讲述·····	(19)
蝴蝶的翅膀·····	(57)
最后的迷宫·····	(95)
文明的冥想·····	(100)
河流的终结·····	(105)
女人·····	(113)
爱情·····	(121)
教育的感想·····	(132)
马车的影子·····	(149)
古战场·····	(186)
札记簿·····	(234)
自跋：让隐匿的事物发亮·····	(371)
跋：论张锐锋的乌托邦写作·····	非 默(388)

自序一：今天比昨天更遥远

◇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各类书籍都在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着虚构。这似乎是一种属于语言本身的天赋权利。或者说，语言在表达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使用着这种权利，它所垒砌的世界图像正是为了覆盖我们的视线。因而，真正的阅读活动就是移开那些乌云一样笼罩我们的东西，从语言的缝隙中寻找那些被掩蔽的部分——真实总是从语言的背后显露出它模糊的、粗糙的轮廓。

我还在阅读一些历史和古代的文学著作时，发现了遥远的昨天被

时光赋予的某些特权。尽管我们可以认定,昨天已经流逝,但它仍然顽强地将真实渗透到虚幻的文字中,就像一个藏金者将宝物掩埋到大地深处。我们之所以不断地阅读,原是为了掘开语言的表层,重获昨日的图像。我们的阅读以及写作都是为了建造这种可能性。我们有着了解、理解甚至呈现昨日的深层渴求,因为那是我们的昨日,人类的昨日。我们强烈地要求知道自己的过去,那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测知自己脚下的东西,我们就对走路怀有深深的恐惧。也就是说,一种没有依据的生活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没有昨天的时光就意味着从今天开始就掐断了我们的前途。

然而,不论我们如何努力或采取怎样的技术手段,昨日的图像都不可能保持那曾经的完整性。它只给我们一些断片,一些不可能将其拼接和修复的断片。一个完整的陶器已经被时间击碎,一些碎片已融入泥土。我们隐约地可以在那些找到的碎片上辨认出一些花纹,但已不知那制陶者的本意。它们只是以其从时光里提炼出来的美感摇撼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麻木已久的魂灵。它似乎在说着什么,甚至是诉说着某些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的双耳在现实的喧哗里听不清那隐秘的言语。但丁在他的不朽著作《神曲》中曾发现了世界的残片性质。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秘,但不可以用语言说出,它犹如一本书那样,翻开的书页随风飘逝。这意味着宇宙的根本秘密就像一本由上帝写成的书稿,它的散乱的书页从我们的头顶上扔了下来,它将在时空中飘出我们的视线。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

阅读和写作，都不过是作为一些残碎书页的捡拾者和追逐者的历险活动。就像我们不可能拯救昨日一样，扩而大之，我们也不可能得到一幅完整的宇宙地图。因为其根本秘密早已分布在一些断片之中，我们找到其中有限的部分，并使这有限通过我们的思维、写作和阅读，拼接和营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秩序——然而它离那真正的秩序图景太远太远了。我们不过是找到了一些零星的材料，我们从其中所看到的，乃是不连贯、不连续、间断和一些莫名其妙和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我们有时为找到一种积木式的似乎合于我们逻辑的拼图，可那仍是为了世界的残缺图像在我们心中能够显得稍稍完美一些而现出的多棱镜上的彩光，它实际上仍然是不完整的。它的实质上的残缺感仍然反映着我们心灵的不完整——在我看来，世界不是向我们呈示那被我们捡拾到的部分，恰好是以一些碎片来告诉我们丢失了的部分才是重要的，只有丢失的事物才显示价值，或者说，丢失的价值正以丢失者的身分说明价值的意义。

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里，昨天的价值大于今天。然而我们的感官却无时无地不感受到今天的巨大存在；今天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或者说，今天实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代名词。只是，我们常常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它的不清晰、不明确和不确定性使我们经常感到惊愕。我们需要不断地对眼前的事物做出解释，否则我们就不能声称自己拥有理智，也不能判断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具有意义。往昔为我们提供了打开今天和生活存放自己密约的保险柜的钥匙，借助昨日的秩序，

我们悉知今天秩序对于我们的意义；借助昨日的生活，我们寻找到今日生活的位置。那逝去的事物为我们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坐标系，我们似乎可以在其间找寻到某一与我们紧密相连的函数。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在自己的写作中曾一次次将目光投向古代，那些由文学记录下来的、也许带有小说性质的事件，开启了关于整个人类世界的信息瓶。从那些发黄的、脆质的书页里，我翻开了一片埋藏着许多种籽的土地，种种不可思议的事物因其梦幻般的萌芽和生长而显示出了生活的隐秘部分。

今天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因而它是这样捉摸不定和不可把握。它不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机会。昨天的道路却由于我们的远离而变得清晰和生动起来。仿佛那远处的事物如此接近我们，而眼前的东西倒变得模糊一片。我们发现那段在发生的一切原是藏在视线不能抵达的死角里。或者说，我们似乎更易于在流逝了的时空的折皱里找到一些关于今天的实证。我曾写了《古战场》和《群山》这样的作品，我看到了古远的人正在向我们张开嘴说话——那是昨日的语言，那是一些寓言式的讲述，或者说，那是关于现实的生活的隐喻。我还将自己的写作方向指向古代某些杰出的个人。那些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将他们的影子遮盖住许多世纪。他们存在的力量和边界早已越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比如说孔子，我以他的传说的或“真实”的记录作为“影子”材料，写了一本名叫《别人的宫殿》的书。因为他在种种古典著作中将自己的真形隐匿到文字的背后，只剩下自己虚假的蝉蜕。他的宫殿由别人筑造又归于别人。对这一点，我

深信不疑。当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不断辨识著作的真伪和发现种种思想的奥秘时，我所发现的则是那大量古典著作中除它本身的思想之外所遗赠给我们的大幅空白。学者们看到的是书中的密集文字，而我看到了书页上没有文字的地方——我发现在这些空白处正好充填现代人的思想，它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我采用了一种散点透视式的方法，对一个人的生活进行了多角度叙述。我让古老时代的各种人士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口说话，他们有的认识孔子，有的曾与孔子生活在一起，有的仅仅听说过孔子的声名或对孔子的思想有一些或细致或粗略的了解。然而他们都是同时代种种思想的代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他们从自己出发对属于自己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做出评价，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借助了一个共同的原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真正的被讲述者实际上被剥离到叙述之外，或者说，那被叙述者的真实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遗弃了，剩下的不过是讲述者自己的理解和思维。在这部书中，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不论是农夫还是渔夫，也不论是饱学之士还是不识字的人，都被提升到哲人的高度，他们在各自的视域里及不同的生命体验之中提炼着自己的智慧。我的依据是简单的，即在真实的生活里，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产生过闪烁的瞬间，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将那些瞬间捕捉到并且提取出来？我为什么不能够作为智慧的采集者将那些不同的瞬间七彩砌筑到同一个宫殿里？这种瞬间的凝聚和定型法的有效性在于它易于将繁复的人生和社会事件简化。我还注意到，古人的种种文字记录，总是

试图从事件中抽取其寓言的性质，并将那智性的旨趣安放于字里行间——这是人在童年期的癖好之一，即他们将智性作为价值的一部分看得高过一切。他们更为看重虚无的和抽象的意义，却较为轻视实用的力量。

那就是说，我们从古代典籍里所呈现的彩虹般富有魅力的人事叙述中，更能透视到人的心灵和超越世俗的人性的提升态。古代人们对自己进行行为价值评估时，智性胜于其可行性，观念和思想胜于其真实结果的圆满，天启的力量和自然的道德律令压倒了利益追求。崇高的、美的、悲痛的意义无处不在。因而在我们眼中，在 20 世纪末的工业化、商业化的最大利益原则中，就常常显示古老事件的荒谬一面。因为古人并不重视效益——他们甚至以获取最大的效益为耻。这种尊重心灵并尊重由心灵衍生的价值的高位选择，就变得常常不切实际和幼稚可笑，它实际上是将一个放大器从昨日伸向我们，将我们现实的生活局部放大，其真实感不能使我们接受。因为这种放大式的体验超出了我们肉眼所能探测到的深度。

我赞同帕斯的一种说法——“历史是价值的保管员”。我们假如将自己的目光始终伸向前方，就易于失去一种情感，一种来自昨日的精神支点，失去了一种看待自我和看待整个世界的有益于灵魂健全的方法。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去，不断地摄取到一些宝贵的价值时，就会发现整个时代的某种残缺，那就是，我们面对昨日的一切缺乏心灵的支付力。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的成功及种种令人目不暇接的繁荣，恰好是以自己心灵里的某种透支作前提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价值透支态所凝聚的脆弱的时代。昨天曾是那么多，今天却是这么少。甚至可以说，昨天已被我们耗尽。我们心灵里试图贮存和细心照料的东西正在向负数逆转。即使在这一点上看去，我们将自己的视线延伸到昨日是必需的，这样就易于培养我们对今天生活的模糊图像的判断力，使我们对自己及他人的生活感受拥有声纳一样的敏感度和准确性，从而在精神的意义上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

这也许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将方向指向昨日的理由之一。在《别人的宫殿》、《古战场》、《和弦》和《棋盘》等散文中，我有意地利用了文学中的一些必要手法，将多少世纪凝固了的形像或思想进行了拆零和重组，使那些似乎呼吸衰竭的事物重新融入现代人的呼吸之中，让我们感受到那曾是绝美的、活跃无比的力量仍在我们的心中跳动着。我们想通过写作赋予世界以更多的维度，而不是简单地呈现几何式的僵硬的线条画。我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过时的钟表匠，将昔日珍贵的零件重新配置，以使我们感到另外的时针仍然运转着，它与我们今天的指向不同，但它在指向那惟一的时间时，仍有它不可替代的精确度。那是我们从不同的方向上所窥视到的惟一。

我还相信一位美国作家的话，他说：碎片是我信任的惟一形式。他之所以信任碎片，那是他看到只有经过拆解，才可能产生创造。或者说，碎片并非我们经过撕裂和拆解方能得到，它是我们只能找到的材料——我们只有对这些碎片进行不懈的加工才能找到或创造一个新现实。我们将思

想的磁石放置到昨日时，就发现昨日的一切更易于在我们思维的磁力线之间呈现美的花纹。相反，今天的碎屑更不容易被收集，因为今天的意义必须等到明天才变得清晰——与此不相称的是，写作恰好不是一种等待，而是一种此时此刻的行动。

自序二：智性的恩赐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我对写作的一种理解表达

我们有理由相信，写作和阅读是上天施予我们的恩惠。写作使我们拥有了描述和虚构生活的权利，我们借助自己的想像使精神世界与不完满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缩短，同时我们也因此能够使记录、理解和重构自我的欲望得到满足。阅读则从人的孤立的处境中呈现出一条充满生机的“镜子走廊”，我们能够借助阅读从他人的脚步中倾听到自己的脚步，又从他人的言语中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我们从此找到了与人类全体对话的方式，我们发现，自己不是一个，而是无数。这

是一种了不起的自我拓展。阅读与写作使每一个人的世界成倍数增长。我们的精神和视野由此开阔起来，空间的扩张使人变得自由，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敞亮、舒展、高贵和优雅。

今天的的世界正在排斥着我们几千年时光里建立起来的东 西，用茨威格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正变得狭窄”。这是一种对生活空间的形象描述。我们看到物质的力量正通过技术的魔法加大，它变得无处不在。一次性消费的意义粉碎了持久、精美和永恒，人们在种种技术手段中寻找压缩时间的秘咒。然而，阅读和写作恰好是在时间中实现的，它要求占据时间，要求占据那些“无用的”时间，以使人的精神找到家园。这就可能成为商品和技术时代首先要排斥的对象。从现实的指示器上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图书发行市场在扩大，写作者与阅读者的数量也在增加，然而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泛滥，不过是一种分数中分母的扩大，其写作和阅读一旦针对人们匆忙的消费，其智性的因素必然加速降低和减少，实际上，消费力的增加并不能掩盖精神逐渐贫缺的事实，写作和阅读的热情和冲动正在锐减。

有人试图凭借技术时代提供的简单逻辑预言，阅读和写作这两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将会消亡，就像恐龙的命运和每日都以数十万计的动植物的消亡一样。这种不祥的未来图景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正在放弃自己高贵和优雅生活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正在放弃自己。不过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噩耗，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写作和阅读的

世界会是怎样的。

实质上，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都是一种独特的阅读过程。你在发现中阅读又在阅读中发现。阅读与写作成为彼此启迪的双向激荡。你在不断的阅读中感到了一个新的埋蓄于自我之中的世界，一种让自己感到惊讶不已的活的构造，你发现，原来你所记录的是另一个自己，它原是如此巧妙地在你的周围或者在你的内部隐藏着，然而在你写作的时候，一面布满文字的镜子照亮了它。这时，你会从文字与文字之中感到活着的呼吸，这是文本组成的基本元素的关键形态，它们使阅读者鉴别和调整着、摆布着，在沉默之中说话又在说完之后复归于寂静。这正如杰出的诗人帕斯所说：“有两种沉默，开口前的沉默和说完后的沉默。”这两种沉默的意旨是展现它们之间的过程，这是某种奇特的在语言中灌注和压缩智性的方式，是在寻找世界最高精确性中凝炼自身的不确定因素和接受灵魂里实现的异常结果。

我所注重的正是这样一种智性写作的过程。我之所以选择了散文这一文体，乃是我在这一文体中发现了智性表达的自由，它赋予写作以更大的权利。有一位美洲作家曾从语言表述的惟一性的立场出发否认散文的存在，他说，诗歌的特点是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好几层意思，相反，受理智支配，期望每个词、每句话都只是一个意思。这是理想的要求，力所难及，所以实际上没有散文。博尔赫斯也曾在自己的一篇小说中虚构一首只包含一个字的诗，这一个字里包含了一切，因而当诗人寻找到它时便失去了一切。这实际

上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不可能全部呈现于文字，否则我们将沦为语言的毁灭者以及我们自己的毁灭者。因而否认散文存在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而散文存在的价值及理想也正在那试图表述一切的愿望之中，它是我们面对隐秘真理的一种寻找的姿态，它是企图揭示我们理智的一种深层的渴求。帕斯捷尔纳克从另一个方向说，我们所获得的价值，在散文中会表达得更加出色。这样看来，散文写作的意义正是从某种不存在中寻找存在的状态，它尤其要求我们考虑它的多重性和灵活的、诡谲的形式，也就更需要文学的智性因素增加其密度，那种蕴蓄多层意思的丰富诗性必须徜徉其间，以使那阅读的效果得到智力意义上的提升，从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中体会和感受到属于阅读的精神惟一，从而文学成为人的生命的心路历险地图。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语言为写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的语言无可置疑地凝聚了整个民族的诗意和浪漫精神。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诗性与智性密不可分。它甚至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组分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便对《诗》推崇备至，它至少说明诗与人生及社会价值的血肉联系，它是人实现自我的不可或缺的知识修养和资源贮备，是共有价值的泉源。孔子曾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就不懂得说话。可见“诗”作为人们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已经衡量着人的行为能力。或者说，丧失了诗便丧失了语言，人将沦为失语症的俘虏并因此而失去社会支援，一个孤立者是不可能实现自我的，因为他失去了语言及由此放射出来的价值依据，也因此与世界脱节。我想说的是，诗性和智性